

ED 11/0102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台灣教育碑記

弁言

這本「臺灣教育碑記」共計輯錄了四十三篇屬於教育性質的碑文。其中有三十六篇是從「臺灣教育誌稿」中抄出來的。「臺灣教育誌稿」是明治三十五年（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編印的，全書皆用日文寫作，惟在最後一節中搜集了這三十六篇碑記。原書雖注明每碑所在的地方，但那時距今又將近六十年了，一切變化很大，原碑現在何處，甚至是否存在，都有待實地訪查之後，纔能確切的知道。

除這三十六篇之外，我們又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的「臺灣中部古碑文集成」（文獻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一書中補錄了七篇為「臺灣教育誌稿」所無的碑記。

因為這四十三篇碑記的總字數只有二萬幾千字，不足一冊的分量，就以「明志書院案底」作為附錄。「明志書院案底」二卷，是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的抄本。第一卷為乾隆二十八年、九年（一七六三、一七六四）建立明志書院的文件。第二卷為光緒十八年迄二十一年（一八九二—一八九五）間劃分書院經費、遞充收租董事及催繳欠租的文件。其中楊廷璋撰的「明志書院碑文」雖已見於「教育碑記」，但因文句小有出入，所以兩存。

本書的三個底本都有不少的錯字，我們在點校的時候已經改正了許多；但還有些不敢擅爲改動的地方，只得姑仍其舊。又凡遇文中以干支紀年的，皆查明年數附注其下，以便閱覽。（百吉）

臺灣教育碑記目錄

臺邑明倫堂碑記·····	(一)
重建鳳山縣廟學碑記·····	(二)
重修府學碑記·····	(三)
新建朱文公祠碑記·····	(五)
新建文昌閣碑記·····	(六)
重修諸羅縣學碑記·····	(八)
重修鳳山縣文廟碑記·····	(一〇)
重修臺灣縣學碑記·····	(一二)
海東書院記·····	(一三)
重修臺灣縣學碑記·····	(一四)
重修府學文廟碑記·····	(一五)
新建鳳山縣學明倫堂碑記·····	(一六)
重修府學文廟碑記·····	(一八)
改建海東書院記·····	(二〇)

新建朝天臺暨文昌閣記……………(二)

新建崇文書院記……………(三)

重修彰化縣學記……………(三)

改建玉峯書院記……………(五)

明志書院碑記……………(六)

文石書院落成記……………(七)

文石書院碑記……………(八)

重修府學新建明倫堂記……………(九)

新湖泮池碑記……………(一〇)

彰化縣聖廟禮樂器記……………(三一)

建彰化縣學明倫堂記……………(三一)

重修鹿港文武兩祠碑記……………(三)

修建北斗螺青書院記……………(四)

鳳儀書院木碑記……………(五)

敬字亭木碑記……………(七)

捐建淡水學文廟碑記……………(七)

續修文石書院記·····	(三九)
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	(四一)
重修彰化縣學碑記·····	(四三)
新建南投藍田書院碑記·····	(四四)
芝山文昌祠記·····	(四五)
重修彰化縣學碑記·····	(四六)
大甲義學碑·····	(四七)
鳳儀書院宗祀五子並立院田碑·····	(四九)
大觀義學碑記·····	(四九)
文石書院登瀛樓落成記·····	(五一)
重修鳳山縣學碑記·····	(五一)
重修彰化縣學碑記·····	(五四)
重修鹿港文祠碑記·····	(五五)

附錄：明志書院案底

臺灣教育碑記

臺邑明倫堂碑記（康熙四十二年）

——碑在臺南府學宮內

予以壬午（康熙四十一年）春調任臺邑。至之翌日，恭謁文廟。禮成，學博黃君世傑率諸生引予入啓聖祠前聽講，問所謂明倫堂者，蓋曠然一平地也。噫！斯何地也，而可久曠乎哉？自有人類，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設，而有明倫堂。苟斯堂之不立，則士子講經無地，必至人倫不明，人理泯而人心昧，將不得爲人類矣。噫！宰斯邑者何人，風教攸責，而可令斯地久曠乎哉？予用是殫力以拮据，畢歲以經營，越明歲癸未之夏，而斯堂得成。堂凡三間，高廣如式，門樓、前拱、甬道、圍牆井列。成之日，用進諸生於堂而告以斯堂取義明倫之旨，爲落成慶。乃環顧文廟又已掃地傾圮，方在選材鳩工、平基定向，爲創建文廟之舉，適行取銓部命下，而予因是不得盡心竭力於其間。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文廟之成，固有待也。獨斯堂之役，費稟于官，役不病民，向之曠然者，今幸巍然其在望矣。義不可無一言以紀。

予謂五經與五倫相表裏者也。倫于何明？君臣之宜直、宜諷、宜進、宜止，不宜自

辱也；父子之宜養、宜愉、宜幾諫，不宜責善也；兄弟之宜怡、宜恭，不宜相猶也；夫婦之宜雍、宜肅，不宜交謫也；朋友之宜切、宜悃，不宜以數而取疏也。明此者，其必由經學乎？潔淨精微取諸易，疏通知遠取諸書，溫厚和平取諸詩，恭儉莊敬取諸禮，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聖經賢傳，千條萬緒，皆所以啓鑰性靈，開棄原本，爲綱紀人倫之具，而絃誦其小也。願諸生執經請業，登斯堂顧名思義，期于忠君、孝親、信友、夫義婦聽、兄友弟恭，爲端人，爲正士，毋或徒習文藝，恣睢佻達，以致敗名喪檢，爲斯堂羞；庶幾不負予所以首先建立斯堂之意。

抑是役也，晨夕指畫，督率就工，則黃學博之功固不可以沒也。（臺灣知縣陳瓚）

重建鳳山縣廟學碑記（康熙四十七年）

——碑在舊鳳山縣城學宮大成門外左壁

聖天子御極二十有二年，海宇廓清，以其地置郡縣。南屬鳳山，建黌宮於蓮池潭上，山明水秀。臺之登科，自鳳山始。特事在草創，所建文廟啓聖祠，制猶樸略也。十餘年來，風雨飄搖，僅存椽瓦。先聖廟堂，窘於寒暑。

四十三年，萊陽宋公永清以平川令調宰茲邑，行釋茶禮，愴然念之曰：鳳山自有君天下來，版圖未入，文教不施，今聲名文物，得與中土媲美，稱爲盛事，苟廟宇隘陋，

無以禮聖天子尊師崇儒至意；伊誰之責哉。於是請上憲，集紳衿，捐俸輸將，鳩工興建，高大前制，增兩廡、櫺星門，因地制宜，靡不周備，坦墻丹漆，塗墍以法；誠壯麗巨觀也。侯之用心，可謂至矣！侯猶慮無以廣聖澤，爰設義學，置學田；其爲厥廟籌更深也。

士嶽來教是邑，諸生具陳其事，請爲文以紀。士嶽謂文廟告成，士皆歡感，從此子益知孝、臣益知忠，工文章者顯當世，立事業者昭後代，莫不由文教中來。是則侯之爲政能達本也，功德大矣，豈將以廉明勤慎爲良吏已哉！謹刻石以記。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既望，鳳山縣儒學教諭施士嶽記立書。

重修府學碑記（康熙五十二年）

——碑在臺南府學宮內

臺灣，荒島也，夫子廟在焉。聖人之教，與皇化並馳，固無海內外之隔。而歲久弗治，有自來矣。惟大成殿巍然爲魯靈光，若啓聖祠暨兩廡、櫺星門皆傾圯剝落過半。前後廟基，被水潦冲齧，陵夷就低，竟爲人畜往來雜沓之場。噫！監斯土者何人，而不一賊目傷心於其際乎！

余乃商之郡守周君洛書、郡倅洪君石臣暨臺令張子宏、鳳令時子惟豫、諸令劉子宗

樞，亟議脩葺。僉合詞無間言。余曰：衆志既同，是不可後。遂備由上請兩憲，尋得報可。即以壬辰（康熙五十一年）冬臘月興工，委本標千總曾榮董其役。榱桷朽腐者易之，缺折者補之，蓋瓦級磚之欹斜者覆正之，牆壁漫漶不鮮者飭之，基址之坍塌者增築之。而夫子之廟，於是煥然易舊焉。啓聖一祠翼然起大成殿後。左右列六德齋。祠下名宦祠居左，鄉賢祠居右。再列六行齋。曰六德、曰六行，非文學兼德行之士不得寓焉。東廡下有獻官齋宿房，西廡下有藏器庫、有庖湑所。櫺星門左右，改置文昌祠、土地祠。其外則爲禮門，爲義路。常置扁鑰，非旦望及有事二丁不開。更于禮門外數十武表立大成坊爲界。周圍牆及肩而止。通道之水，環繞其下。廟之規模，斯略具矣。至教官廨舍，則于明倫堂後新建三楹，齋厨等房胥具門路，從東廊出入，無得復如前之寄居啓聖祠左右爲瀆褻。再於明倫堂前兩廊，分列六藝齋，供諸生肄業之所。是役也，新太守馮君躬暨繼至，與有力焉。同城總鎮姚公樂贊其成。計料若干，瓦若干，磚若干，灰若干，匠若干工，小夫若干名，共計若干緡，悉由本道衙門養廉餘羨。予所力請于兩憲而得之者，不動公帑，不費民財，歷三載之勤得竣厥工。而予不能無一言。

凡廟學，非作新之爲難，而能默體作新之意爲難；亦非作新於始之爲難，而能繼繼承承永葺於後之爲難。茲余既新斯學於其始，願執經士子咸各思發憤，以通經學古爲業，以行道濟世爲賢，處有守，出有爲，無負國家教育振興庠序之至意。地方有司亦共以

教化爲先務，培植根本地，時省而葺修之，俾有基勿壞。安知荒島人文，不日新月盛，彬彬稱海濱鄒魯也哉？余故詳脩建始末，並述其意以書諸石。（臺廈道陳寶）

新建朱文公祠碑記（康熙五十二年）

——碑在臺灣府學宮內

予建朱文公祠既成，或問曰：海外祀文公，有說乎？曰：有。昔昌黎守潮，未朞月而去，潮人立廟以祀。東坡先生爲記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若文公之神，周流海外，亦何莫不然。按文公宦轍，嘗主泉之同安簿，亦嘗爲漳州守。臺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遊歷之區，遂謂公神不至，何懵也！矧自孔、孟而後，正學失傳，斯道不絕如線，得文公剖晰發明於經史及百氏之書，始曠然如日中天。凡學者口之所誦、心之所維，當無有不寤寐依之、羹牆見之者，何有於世相後、地相去之拘拘乎。

予自少卽知誦習文公之書，雖一言一字，亦沉潛玩味，終日不忍釋手。迨今白首，茫未涉其涯涘。然信之深、思之至，殆不啻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者也。文公之言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又曰：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

一義。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蓋嘗妄以己意釋之；惟不好貨，斯可立品；惟不好色，斯可立命。義利分際甚微，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義固未嘗不利，利正不容假義。敬在心，主一無適，則內直；義在事，因時制宜，則外方。無纖毫容邪曲之謂直，無彼此可遷就之爲方。人生德業，卽此數言略包括無遺矣。他言之警切胥此類。讀其書者，亦惟是信之深、思之至，切已精察，實力躬行，勿稍遊移墜落流俗邊去，自能希賢希聖，與文公有神明之契矣。予所期望於海外學者如此，而謂斯祠之建無說乎。

祠正堂三楹，兩旁列齋舍六間，門樓一座。起工於壬辰（康熙五十一年）冬月，至癸巳仲春落成。不動公帑，不役民夫，一切需費，悉出予任內養廉餘美。猶慮祠內香火及肄業師生脩脯油燈乏資，議將予撥歸郡學鯤港莊田二十八甲一分租粟供給，歲以爲常。經行臺灣府轉行該學永遠遵照，竝記以示來者。（陳璘）

新建文昌閣碑記（康熙五十二年）

——碑在臺南府學宮內

京邑之制，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予乃於文公祠後謀創建文昌閣焉。

嘗讀文昌化書中有一二幼語，心竊疑之；既而往復玩味，大指教人以脩德積善，與

陰隲文一篇相表裏。於是深信其言之有得於道，不予誣也。按蜀志有梓潼縣，在保寧府界。離縣三十里許，有梓潼帝君廟。予前歲奉命視學西川，得瞻禮祠下。歎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載。考漢史天文志，斗魁列在文昌星次。吾又不知文昌之與梓潼是一是二，殆天人也耶？神耶？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之神。姑置勿深論，論其盡乎人以應驗於天者可乎。

科名者，進身之階；務學者，立身之本。不務學而冀功名，猶不種而期收穫，必不得之數也。顧爲學之道，自求放心始。求之窈冥昏默，反荒其心于無用，不如時觀象以自省。有如動一念焉，若帝君之予見；發一言焉，若帝君之予聞；指一行焉，若帝君之予視予指。必謹其獨，戒慎恐懼，將所爲脩德積善者，悉根諸此，學不自此進乎？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進則德脩，而福亦隨集。由此而登高科、享大名，如持左券。人之爲歟？何非天之爲也。有志之士，無急求名於世，而務積學於己，亦無徒乞靈於神，而務常操其未放之心。藏焉脩焉，息焉游焉。登茲閣也，睠焉四顧：東峙大山，層巒疊翠，動振衣千仞之思；南望鳳山，鸞騰隱在几席間；西則洋洋大海，波濤洶湧，風檣出沒，變態不可名狀；其北有萬壽亭穿雲而起，君門萬里，何日得出此島與海內諸英俊交游，歷金馬、上玉堂爲一快。以是洗心，以是勵志，卽以茲閣爲不欺、闢室之一助可也。若終日昏昏沉沉，放其心而不知，或舍近驚遠，或處下闕高，甚或以茲閣爲登眺觀

遊之所，則與謀創建者之初心大相刺謬矣。可乎哉！

閣制度高廣寬長各若干，一准福州府庠奎光閣體式。會城選匠辦料，皆署學事教諭鄭長濟任勞。海運到臺，且晚督率就工，委該學教授杜成錦、巡捕經歷陶宜。先後贊成，則同官同城諸公與有力焉。始于春二月丁亥，成于三月戊申。（陳璜）

重修諸羅縣學碑記（康熙五十四年）

——碑在嘉義縣學宮內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就羅山議建。丙戌（康熙四十五年），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康熙四十七年），宋君再署篆，建啓聖祠。乙未（康熙五十四年）九月，颶風大作，屋瓦門牆皆傾。今令君貴陽周侯撫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脩其破壞，大成殿、啓聖祠皆易故而新之。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又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附西爲學舍，便肄業者。櫺星門之外以牆，榜曰禮門義路。牆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糜白金一千五百有奇，周侯獨肩之，不擾民間一絲。丙申（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告成。

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於臺。周侯介陳君

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卽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純粹至善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也。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原之謂也。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不然，雖廣求博取奚益哉。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吾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閒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

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

諸羅雖僻處海外，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脩。經正理明，則詞達氣充，科名之盛舉積諸，此非徒善人之多也。陳君爲我言：周侯清脩幹固，百廢俱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又何俟余贅言哉。

周侯名鍾瑄，字宣子，貴陽人，登丙子科，以清德文學世其家。（蔡世遠）

重修鳳山縣文廟碑記（康熙五十八年）

——碑在舊鳳山縣城學宮大成門外左壁

文廟之廢興，前人記之詳矣。

鵬業蒞任之初，從邑侯李公丕煜行釋菜禮。時大成殿、啓聖祠以及兩廡、櫺星門，靡不畢備。聖天子文明之治，漸被海外，猗歟盛哉！

越明年冬，颶風作，廟門、櫺星門暨兩廡圍牆椽瓦圯壞甚。蓋自是興者又幾於廢矣。侯慨然曰：是烏可以已耶？爰取大木，亟命工師仍舊址而建櫺星門焉。瓦之塌者補之，門之壞者新之，牆之傾者築之，兩廡之圯者葺之。取其質不取其華，取其堅固而久遠